



FIRE ISLAND
Fire Island



情 浪

● (美) 伯特·赫希菲尔德 著

● 吉林人民出版社

情 浪

〔美〕伯特·赫希菲尔德 著
袁采风 高 平 译
李锦生 贾秀海
张 伟 秋 石 校

吉林人民出版社

责任编辑 马云骧
封面设计 洪 涛
责任校对 阎 勇

Avon, July, 1984

根据美国 Avon 出版公司 1984 年 7 月版译出

情 浪

[美] 伯特·赫希菲尔德 著

袁采凤 高 平 译

李锦生 贾秀海 校

张 伟 秋 石 校

吉林人民出版社出版、发行

辽宁日报印刷厂印刷

787×1092毫米·32开本 11.25印张 230,000字

1988年4月第1版 1988年4月第1次印刷

印数：1—200,000册

ISBN 7—206—00116—5/1·27

定价：2.80元

内 容 提 要

纽约附近的法尔岛，四面环海，岛上绿树葱荫，是一个旅游、度假的胜地。每逢夏日人们纷纷来到这里寻求欢乐之梦。

电影制片商尼尔与妻子苏珊，表面上保持着表面的夫妻关系，实质上苏珊是一个生活空虚、寻求刺激的女人。她曾与许多男人有过关系，最后落到狂暴的特克手中，受到极度的折磨，爱着苏珊的比利因此与特克发生械斗。尼尔与苏珊的儿子博本是个无赖，在纽约开了个下流的照相馆，他偷盗父亲的名画，并且企图杀人灭口，最后畏罪潜逃。苏珊的好朋友玛吉也是个放荡不羁的女人，她先后四次离婚，女儿辛迪因此对母亲产生敌意，在痛苦的生活挣扎……

一方面是骄奢淫逸，一方面是沉重的失落感。在浑浊的生活中沉浮的人们，终于醒悟了，重新唤起对美的追求。尼尔与苏珊重归于好，玛吉也去追求真正的生活，尼克获得了辛迪的爱情……

作者将美国几十年的婚姻情况、爱情关系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，凝缩在小小的法尔岛上，尖锐地批判了资本主义腐朽靡乱的道德观，无情地抨击了腐败制度下夫妇、父子间的关系，歌颂了人类美好的情感，呼唤人们去追求真诚的爱。

主要人物表

尼尔·摩根

电影制片商

苏珊

尼尔的妻子

博本

照相馆老板尼尔和苏珊的儿子

辛迪

艺术商品店招待员

玛吉

辛迪的母亲苏珊的密友

尼克·丹尼

体育商品推销员

特克

苏珊的情人性虐待狂

比利·格罗姆斯

舞男

人生有两大悲剧，一是未得心之所愿；
二是如愿已偿。

——乔治·萧伯纳

法尔岛

大西洋的海水环绕着这片狭长的沙洲，它隔着大南湾与长岛相望。这座小岛的最高处仅有海拔四十英尺，最宽处不到半英里，最窄处仅两百码。然而，阳光下金色的沙滩，葱郁的树木；落英缤纷的樱桃园；知更鸟在林中唱着迷人的小曲；还有那一望无际的蔚蓝的海水，使这座小岛生机盎然，无比的美丽。

岛上看不见汽车，因为那是被禁止的。甚至在一些村落里，自行车有时也被禁止使用。只有一辆儿童运输车在运送生活用品。人们打着赤脚，晒着太阳。他们把用阳光晒黑的皮肤看作一种自然的艺术形式，也把它作为化妆的一道必要程序。他们享受着无拘无束的爱，就象谈论天气般自然。

每当周末，会有大量的游客光顾法尔岛。有些人还会在岛上度过整个夏季。这些人中，有的财通四海，有的穷困潦倒，有的思想自由，不考虑前途和职业。他们都不把钱财放在心上。“六点钟宴会”上，人们喝着杜松子酒，吃着珍贵的补药，然后同居一室，享受放荡的生活……

纪念日

辛迪

深夜，墨西哥公鸡无由的啼叫，把这位美国妇女从恶梦中惊醒。她吓出一身冷汗，在闷热、潮湿的屋子中瑟瑟发抖。她坐直身子，倚在床靠背上，伸手取了一支香烟。这时，公鸡又一次啼叫起来。那叫声撕人心肺，仿佛是垂死前在抗拒自身命运的绝望的呼喊。这是只驯养出来靠杀戮为主人赚钱的斗鸡。它的命运就是——在格斗中血淋淋地死去。

· 她由此想到人的一生，无休止的拼斗、倾轧、痛苦、磨难、挣扎。唯有死，才能了却这人生的种种痛苦。那只鸡是幸运的，因为它不知死之将近。而人则永远无法摆脱对死亡的恐惧。她想着，一面又责备自己太悲观、太感伤了。

· 她重新躺下来，抽着烟。公鸡又在啼叫了。此刻，她多希望自己是 在别的什么地方，成为另一个人，过上另一种生活。她，在纽约的混凝土上长大，有着纽约城市的神质与突变的建筑般的性格和虚矫华饰的外表。

她到这里来是为了……

为了回避这个问题，她起身穿上衣服。红色“T”恤衫胸部印着“黑蝇”两字。这还是在布什尔过周末时一个健壮的小伙子送她的。但那个青年的名字早已被她忘记了。

太阳刚刚从地平线上冒出来，红霞氤氲，象雾一样飘在空中，涂抹着群山。她穿着牛皮凉鞋走在狭窄的土路上。一群猪拱着她的脚跟尾随着她，随后又消失在路边的草丛中。一只拴住的羊朝她“咩咩”地叫，想要挣脱锁链的束缚。又是难挨的一天。不祥的预感、孤寂的愁绪、无由的恐惧。她想叫喊，象那只公鸡，以此来抗拒生与死的必然。

前面是农工居住的矮木屋。一片蓝色塑料的屋顶，看上去宛如起伏的波浪。再远处是咖啡山。山上种着阔叶婆娑的橡胶树，用来遮挡亚热带烈日对咖啡树的辐射。两天前（她才来两天吗？）弗朗西丝嘉告诉她，毒日会烧死娇嫩的咖啡豆，那样，咖啡将颗粒无收，咖啡园脆弱的经济便会一败涂地。

弗朗西丝嘉是个袅袅婷婷的可人儿，一个典型优雅细腻的贵族小姐，是墨西哥母亲和美国父亲爱情的结晶。她拥有这片土地上的一切，山丘、峡谷、树木和全部的咖啡树。而且在阿卡普尔科还有地产和建造在这块地产上的两家高级旅馆；在瓦哈卡有家俱厂；在伊达尔戈州多洛雷斯有砖瓦厂；在普埃希拉还有陶瓷厂；在首都汽车交易所；在新拉雷多还有电视机厂。这一切，是得之于父母的遗产。也许还有别的。

不过，弗朗西丝嘉最喜欢和眷恋的还是位于哈拉帕郊外的巴丘（这块咖啡种植园的名字）。她常说：“在这里，我才最为深切地感到自己是个墨西哥人。在这里，我与我的人民紧密相连着。”她把辛迪的父亲罗伊·阿什也带到了巴丘。在传统的等级制度与财富地位的庇佑下，享受着仆人们精心的侍候。罗伊渐渐学会了在与世无争的豪华奢糜中生活，与他从前充满竞争的诱惑和恐惧的生活一刀两断了。

“现在我一切都有了。”在一次谈到弗朗西丝嘉和巴丘的时候，罗伊颇为得意地对辛迪说，“我有一个漂亮的女人，用之不竭的钱财，和一支听命于我的农工大军。”

辛迪并不相信这话是出自他的内心。罗伊是属于城市，属于无休止的行动，为旋风般的生意终日奔走，他属于竞争，一次次地证明自己的力量。跟狡诈和恶运周旋、拼搏，永不安于现状，在角斗场上永远张着饥渴的嘴，与真正的敌人和想象的敌人厮杀。这才是他的生活。

她对父亲实在是太了解了，以致于无法理解他。这是各种矛盾与冲突的集合体，一个永远在他的社交圈子边上走钢丝的人。他永远不属于任何地方，不属于任何人。

她记得她与父亲罗伊从未有过亲密的父女之情，从未有过温柔、怜爱的时刻，从未有过缠绵的温情。他不是慈爱的父亲，从来都不是，而只是罗伊·阿什——一个气势汹汹的矮子。从她蹒跚学步时起，在她心中便有一道将他们隔开的逐日加深的鸿沟。

她来这儿做什么呢？是的，是来主持父亲的丧事。

该死，该死，该你的死，罗伊·阿什。

她又返回原路，朝那幢大房子走去。

一个黑肤色的女人蹲在自家的门口，在石炉里烤着饼。她羞怯地朝辛迪微笑，辛迪也报之以同样的微笑。

辛迪停下来，信手抚弄着散披在自己姣好脸蛋上柔软的金色卷发。看不出她有三十岁的年龄，她生就一副健壮匀称的运动员身材，一双褐色的大眼睛，在雕塑似的肉感嘴巴下，是柔和又坚毅的下巴。辛迪在挪步走开的时候又对那个黑肤色女人微笑了一下。她在这个黑肤色女人面前感觉有点异样，仿佛自己是来自另一个世界的生物。

石炉里“噼噼啪啪”地爆着火焰，餐室里十分暖和。仆人们给她端上早餐，一只高玻璃杯盛着刚挤的桔子汁，一只蓝纹白底的瓷盘里放着咖啡和鸡蛋。她专注于这些食物，不愿去想今天以后的事情。她慢慢地呷着第二杯咖啡，尽量拖延着时间。最后，她终于离开餐桌，走向从花园中穿过的画廊。花园的矮树丛已修剪过了，藤蔓攀援着园内的柱子，盆景里的小植物早上浇了水，这会儿湿漉漉的。屋檐下，上百只鸽子拍着翅膀“咕咕”地叫个不停。她走到罗伊的房门前，敲了一下便走了进去。护士早已在那里恭候她了。刀条脸上挂着谄媚的笑容：“早上好，主人。”

“小姐。”辛迪随口纠正道。她的眼光转向罗伊，他正一动不动地躺在双人床上，瘦骨嶙峋，象是一具木乃伊。即使在他的睡梦中，也可以看出他一直渴望长得高大健壮

些。辛迪走到床边，他睁开了眼睛。

“你好，孩子。”他吃力地说，“你看来很好。”

她在他的额头上轻轻吻了一下：“你不必说话。”

“啊，”他满意地呼了一口气，“你好香。”

她尽力装出快活的笑容：“是椰子皂和香水，今天早上你气色好了一点。”

“是吗？可我觉得难受。咳，我是在腐烂。”

辛迪瞥了护士一眼，护士耸耸肩走了出去。辛迪真想追上去，痛骂她身为护士，却对病人的苦痛漠然置之。这毕竟还是个人吧！她真想大声叫道：“一个应该受到关心和尊重的人呢！”可她克制住自己，转而俯身向父亲笑了笑，拾起他的手。那只手干瘪无力，象死亡的动物的爪子。

“真的，气色好了不少。”她说，“看上去好多了。”

他皱了皱眉头：“孩子，不要哄骗一个骗子，哄骗的勾当是我才能干的。”他由于疼痛而扭动起来，瘦瘦的身躯躬成了虾状，牙齿咬得咯咯直响，他的手紧紧抓住她的手。她惊愕他还能使出这么大的劲。等剧痛过去，他重又躺直了身子，喘着粗气，浓烈的腐臭散发出来。

辛迪擦去他额角的汗：“我把护士叫来好吗？”

“算了，她毫无用处！”

“她可以给你一些止痛片。”

“不，我不想吃什么药，痛更好，这样我就知道我还在活着。”

“你会好起来的。”

“别争了。”突然他的神情变了。“你来这里干什么？滚开。”

“我是你的女儿，你病了。”

“一定是弗朗西丝嘉叫你来的，我没让她这么做。”

“她是对的。”

“来多久了？”

“两天了。”

他紧蹙双眉：“呆这么久干什么？不要浪费你的时间了。快离开这里，到别的地方去玩吧。如果是你躺在这里，我转身就走，一点也不骗你。”

“不，你不会的，罗伊。”她没有称他“父亲”。即使现在，她都不能紧紧抱住他。告诉他尽管他们过去有着种种隔阂，可她还是很爱他，为何他不能……

“胡说，谁愿意呆在一个死人身旁？”

“别这么说。”

“不要紧，孩子，我只是说，不是我想死，而是死找上门来，没人问我是否已经准备好了，没有一个该死的人问过我。他们从来不问的，是吗？孩子，你相信上帝吗？信天堂和地狱吗？我从来不信，现在也不信。我活在世上灵魂不洁，离开世界时仍然这样。问题是，我干吗要这么快就死，我是说，即使我的一生不很圣洁，也够了了不起的，不是我对将来有什么计划，我只是想重复我做过的大多数事情。”

“快别说了，别太激动。”

“你知道，我不是好人，从来都不是。如果真有天堂，我必进地狱。可是，他们总不能说一个人尝试生活是错的吧？”他的眼睛在眼眶里滚动了一阵子又盯住了她，显得格外明亮：“玛吉好吗？”

“我好久没见到她了。她很好。”

“再见见她也无妨，我并不指望她来。”

辛迪没有吭声。

“我并不怪她。”他说，“你母亲有她妈的自己的生活。她现在过得怎样？”

“不知道，我一直住在加利福尼亚圣巴巴拉。”

“圣巴巴拉，很好，在水上？我想念大海。奇怪，我以前从未想过这一点——想念大海。我是说，海的气息，海的声音，风暴来时海的壮观。在法尔岛上的那几个夏天真是棒了。我爱那些夏天。你在圣巴巴拉干什么来着，孩子？”

“不干什么，罗伊。”

他的手突然用力：“告诉我。”

“我一直在一家美术馆工作，我自己经营，兜售几幅油画。就这些。”

“不错的，还有呢？”

“没有，罗伊，没了。”

“结婚了吗？”

“还没有。”

“有朋友吗？男朋友？”

“没有特别的朋友，罗伊。”

“就象我，逢场作戏。从来都不是一个名副其实的丈夫。一只大野蜂，哪儿有蜜往哪儿飞。”他说到这里大笑起来，这引起了一阵剧烈的咳嗽，令人揪心的干咳。她帮他 从麦杆里吸了几口水才平息下来。他眼中的光黯淡了。但他仍握紧她的手。“弗朗西丝嘉一直待我很好，她应该走运，这个女人，应该走运。我落魄的时候照顾了我。出事之后，纽约没有人再跟我来往，所有的朋友，尼尔、奥斯卡、莫理森……他们都不理我了。我老是说要自己管自己，不能怪他们跟着成功者的屁股转。”咳嗽又开始了。

“啊，真疼啊！好了，好一些了。”

“跟我谈谈玛吉，没一个女人能比得上她。我怎么也配不上她。她的一切都自有特色。她的神态、她的身材。如果布鲁克斯兄弟公司给姑娘排名次，玛吉肯定是第一。多么高贵的女人，可我欺骗了她，你知道，使她相信我比实际的或可能的更好。应该再高一点，我就是太矮了一点，就差那么两英寸。啊，耶稣，全能的上帝呀，疼啊！”

“我去叫护士。”

“不，不要离开我。去，把灯打开，这里黑得真快，怎么黑得这么快。我唯一的遗憾是……”

他的声音弱了下来，然后消失了。

“罗伊！”她喊到，“啊，罗伊……”她喊护士，见那女人没来，便尖叫起来。医生出现了，脸上露出不满的神色。她按了按罗伊的脉，~~听了听他的心脏~~，又翻开他的眼皮看一看，然后漠然道：“他死了。”

葬礼结束后，弗朗西丝嘉送辛迪去机场。她们沿着一条黄色石子铺成的路从巴丘开车出来，缓缓地驶过一群群炊烟袅袅的农舍，最后驶入大道。

“我很高兴你能来。”弗朗西丝嘉说，“他没想到会有人来，他坚持认为他已经跟所有的人断绝了关系，跟他的过去一刀两断。”

“我猜他会这样想的。”

“但他想念过去，从前的生活，就是这样。”

“你待他很好，他很喜欢你。”

“我们互相需要，我们的结合很现实。他渴望富裕、渴望权力。我有的是钱，但权力他从未得到。我希望你不会反对我把他葬在这里吧。这对我是个安慰。”她平静的语气中隐隐透出忧伤。

“巴丘比其它任何地方更象他的家。”

“你还会再来吧？”

辛迪柔声答道：“我来是因为不愿他临终前身边没有一个亲人。”

“我懂了，你有自己的生活，你准备回圣巴巴拉吧。”

“不。”

“去哪儿？”

“回家。”辛迪的话使她吃惊。“回到我所属的地方。”